

晨之约

颜国华



我爱晨，所以常常早起。市委党校的晨，别有一番风味。来党校学习的这些日子，我总舍不得错失与“晨”之约。时令已是春夏之交，清晨还有丝丝凉意。透过窗户，看着吐着新绿的樟树在晨风中摇曳多姿，小鸟在树叶间穿梭歌唱；棕榈树精神抖擞地耸立着，诉说着昨晚灯光球场快乐的记忆；古色古香的教学楼，淡然沐浴在晨辉里……整个校园，那么温馨、静谧、祥和。漫步校园，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，夹杂着沁人的花香，让人如痴如醉；身旁的建筑，时光的沉淀已经给她们抹上了拭不去的厚重和沧桑，古朴端庄的轮廓在霞光里定格，让人不

经意间遥想起那已渐行渐远的青葱岁月。这条林荫大道，我不知来来往往走了多少回。清爽干净的沥青路面，堆满了我们简单而幸福的脚印。走在这路上，回望来时路，想想现在的路，远眺前行的路，常常感触良多。党校学习就是这样，锤炼党性，磨练心性，锻炼身体；人生就是这样，不忘初心，才能重拾最初梦想，持之以恒，脚下的路才会越走越轻松。这里是知识与力量的殿堂，这里更是干部成长的摇篮。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从事不同的职业，因为共同的追求，共同的梦想，相聚于此。我们一起就餐，一起学习，一起散步，

谈古论今、谈笑风生，书生意气、挥斥方遒。老师们课堂上的悉心教导，项目教学的互动实践，班级活动的精彩纷呈，情和景的交融，思想和灵魂的碰撞，让我们的信念更加坚定，斗志更加昂扬。我们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惊喜，每天都有沉甸甸的收获。市委党校的晨，总让我迷恋深深、流连忘返。我爱这里的一草一木，爱这里的翰墨书香，爱这里的点点滴滴。或许能拥抱她的时光很短暂，但我会好好去珍惜，珍惜这里的每一个早晨，也珍惜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。只有这样，时不我待，只争朝夕，才会不负青春，不负芳华，不虚此行！

小区北门口的早餐店

陈检春

2015 年秋，我搬入了现在住的小区。小区面山临水，环境优雅，设施齐全，在县城的小区中算是中等以上的规模与档次。有两栋各三十层的电梯房，还有十几栋楼梯房，二千多户的入住，使小区一下子成了一个小社会，很快便热闹了起来。幼儿园、小超市、理发室、茶楼、洗衣坊、健身中心、装修公司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，当然餐饮行业更是大显身手，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餐馆加起来达十余家。作为全国土菜名县的中心地带，小区四周的餐馆生意十分红火，经常这一桌客人还没吃完，外面等候的客人已经在催问服务员何时“翻台子”了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这些餐馆都不供应早餐，让住户们少了许多选择，剩下的只有两条路：要么自家做早餐，要么上专门的早餐店去吃。小县城，慢生活。生活在县城里的人们，大多数日子都是自己做早餐吃，但并不排斥在外面吃早餐，这其中的“理由”“借口”五花八门，换口味也好，图快捷也好，总之没哪个家庭敢打“从不在外面吃早餐”的“包票”！我就不敢打这样的包票，对我而言，在外吃早餐的次数与在家吃早餐的次数差不多三七开吧。正因为有这个三成的份额，我与小区北门口的早餐店便有了不期而遇的机会。

小区北门口的早餐店开了有好几年了，是小区北面唯一的专营早餐的小店子。店面只有二十多个平方，靠里边摆放了一张操作案台，上面一头堆放着包装整齐的面条、米粉，一头空出的地方是用来做馄饨、饺子的案面，靠右侧安放消毒柜、冰箱，里面放着碗筷和食材之类。店门口摆放着一个多功能的灶台，左侧空出来的地方勉强安放四张条桌，整个店面看上去有点拥挤，但卫生状况极好，墙壁白洁，地面看不到一片纸屑。店主是个高高瘦瘦的中年妇女，平时给她帮忙打下手的是她公公，一个高高瘦瘦的白发老人。老人家身上总是穿一件印着“xx 菜籽油”字样的深蓝色中长风衣式工作服，快捷有序地落实着儿媳的指令，把食客们需要的各式早点传送到大家手上，或默不作声地拾掇好食客们离开后桌上的碗筷，或见缝插针地拿起笤帚扫走食客不小心掉在地面上的餐纸，整个人就像一个上紧了发条的陀螺，不知疲劳地转着。早餐店主打品种是米粉，配米粉的汤水是预先熬好的骨头汤，搭配米粉的臊子有好几种，青椒炒肉、青椒炒蛋、红烧排骨、芹菜炒香干等等，米粉、汤水和臊子三者有机融合，口感爽滑，香辣鲜美，令人味蕾大开食欲大增。其他面条、饺子、馄饨只能算是陪衬，吃的人并不很多。

光顾小区北门口早餐店那么多次数，我与这翁媳俩却从未有过多余的交谈，一直不知道他们姓啥名谁、何方人士，但耳闻目睹一些事情以后，不由得我对他们敬重起来。他们不卑不亢、平等待人，坚持“来者都是客”，按先来后到顺序提供早点；他们走大众路线，坚持薄利多销，几年来提供的早点价格一直没有上涨；他们急人之所急、需人之所需，遇到忘带钱的食客，从不给人脸色，化尴尬于温和言语之中，让人如沐春风……平凡人自有不平凡处，难怪这家早餐店拥有那么多“粉丝”，经常是门庭若市，早餐吃到上午九点钟。令人遗憾的是，最近这家早餐店居然关门歇业了！知情人士告知说，门店老板要涨租金，这翁媳俩认死理，认为多交房租就无法维持早餐原来的价格水平了，那样就对不住自己的“粉丝”，宁愿不干也不愿加价，于是关门回老家去了。现在，我上班每天仍然要路过小区北门口这家早餐店面面，只见卷闸门关得严实，斯人已去，早餐不再。然而，时间渐久，那翁媳俩的形象竟越发清晰起来……芸芸众生，生存不易，坚守品性更是不易，唯愿好人一生平安！

嗯——嗯——

刘新昌

去远行，刚过安检，他就兴奋地从臂膀里挣脱出来，如一尾鱼，入了水，滑不留秋的，拉不住，扯不了。他踮着脚尖，飞快地跑，银铃般的笑声，如鱼尾巴甩出的浪花，一串一串的。走过咖啡厅，他闻见里面的香味，大喊：嗯——嗯——路过精品店，他从里面抱出只玩具熊，大叫：嗯——嗯——好不容易把他放到行李车上，他手舞足蹈地东指一下，西戳一下，嘴里继续哼着他的外星语，嗯——嗯——到了候机厅，飞机近在咫尺，他把小脸贴在落地玻璃窗上仔细瞧，五官都快挤成照片了，你去拽，他还是那句话回应你，嗯——嗯——去逛街，坐在大巴车上。车窗外，川流不息的人群，他视而不见；手可摘星辰的高楼，他无动于衷；人声鼎沸的喧嚣，他淡定从容；可只要看到某单位门前高高飘扬的红旗，他立马眼睛刷亮，用手一指，亢奋地喊：嗯——嗯——去超市购物，进店就是游乐场，摇摇车、游戏机、蹦蹦床，种类虽然不多，但对小孩却很有吸引力（至少他姐姐是这样的）。进店时，我故意在那里逗留，有意让他玩玩，他表情平静，犹如路人甲，拉着我的手，目不斜视地进了超市，直奔水产区而去，蹲在活蹦乱跳的鱼、虾、蟹前，目不转睛。我拿个网兜去捞，他一蹦一跳地笑：嗯——嗯——姐姐看不过去，急得大吼：“丁丁，你都两两个月了，成天哑巴一样‘嗯嗯’地叫，告诉你，每样东西都是有名字的，你想一个‘嗯嗯’打遍天下，几个意思？”面对姐姐的批评，他却没事人一样，觑着张脸，傻笑。见女儿急得满脸通红，我只好安慰：“别担心！弟弟只是语迟而已，你看，他会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哥哥姐姐是不是？他不会哑巴的，最多到三岁，他就什么都会说了。”“真的？爸爸不会骗我吧？”女儿狐疑。说实在的，我也没把握他三岁之前一定能把话说好，不过，我咨询过医生，他的听力、发音都没问题，智力也不差，会说话只是迟早的事。可就是这样一件迟早都会的事，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是“没有对比，就没有伤害”。女儿九个月开口叫爸爸，一岁零两个月就能口齿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思。记得那年，我们去郴州游玩，顺道去探亲，亲戚家有个三岁半的小哥哥，说话含混不清，而我女儿才一岁半，嘴甜得呀，把他们两口子羡慕得不要不要的。当时我的心里呀，真是乐开了花！可没想到，前脚刚笑完，后脚就开心不起来了。儿子一岁半才开口叫人，两岁之前，语言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。眼看着小区里同龄的孩子一个个都会说话了，儿子却还是一个“嗯嗯”说到底，我能不心焦么？记得儿子两岁生日那天，我在厨房里煮馄饨，女儿悄悄地跑进来问：“爸爸，弟弟什么时候开口说话呀？我好想和他一起唱生日快乐歌呢！”我望着这满锅的馄饨，有点伤感地说：“也许，他的头脑里，还和这馄饨汤一样，混沌不清吧。”不过好在，清明节过后，儿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发展迅速，好多词，如雨后春笋般从他的嘴里冒了出来，确实给了我不少的惊喜。尽管现在他还不能完全准确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思，但我知道，三岁之前，学会基本的日常用语应该没问题了。看到这一切，我激动得喉咙一痒，禁不住大声地“嗯——嗯——”了两声。

